

# 畫傑人豪——大千(三)

樂 恕 人

## ——從大千詩詞看大千心情與生活

### 「大風」橫掃亞歐美

張大千先生在巴西「八德國」定居的十七八年中，出遊亞歐美三大洲許多次，他的目的主要有三項：

第一：大千先生「投荒」海外的胸懷中，早已蘊蓄着宣揚中華畫藝的壯志雄心。所以他先後在亞洲的日本、韓國、印度、香港、自由祖國復興基地臺灣；在歐洲的法京巴黎、比京布魯塞爾、希京雅典，以及畫作一部為「聯合國文教組織」收羅來參加「現代畫展」，代表中國畫先後展出於英京倫敦、瑞士日內瓦、捷克布拉格等地；北美的美國東西兩岸、南美的巴西等地。三大洲因此而吹拂起「大風」，中國的張大千，更名馳國際深受外國人士的重視和欣賞。

在法國就會被美術評論家贊揚為：

「三百年來初次看到了真正的中國畫！」

一九五八年，以一枝秋海棠的小品，被「紐約國際藝術協會」選為「全世界偉大畫家」，獲贈金質獎章。從此，張大千三個字就在國際上奠定了中國當代第一大畫家的名位，為中國畫藝更廣

泛、更崇高、更深入地受到全球人士的贊賞！

第二，大千先生本着石濤上人「搜盡奇峯打草稿」的心願，遍遊天下名山勝水，遍賞環球奇花異卉，對他以後作畫的心得、題材、和靈感，有了活生生的學習參考。可以說是在參閱歷代古畫，以及臨摩敦煌石壁外的另一種重大的收穫。

第三，大千先生交遊滿天下，在他環遊世界的歷次旅行中，訪舊友，覓新交，也成為他生活中最大的快慰事。

在三大洲舉行畫展時期，有幾樁事，不能不記述出來，方知我們的大師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畫傑人豪」。

自從大千先生離開赤焰籠罩着的中國大陸後，「中共」自始至終對他患着「單相思」，用各種「統戰」方法，想把他「騙」回大陸去。除了一度放出他的子姪四個人到香港哭哭啼啼拜求他老人家「回老家」，反而被他義正詞嚴，以「親恩」、「親情」留下子姪追隨他遠去南美外；在歐洲中共又有過兩次派專人直接去「請求」他回到「祖國」去。

第一次在一九五六年，大千先生在法京巴黎

舉行個人畫展，適逢巴黎正在舉辦「萬國博覽會」。中共曾經派出一個龐大的「商業代表團」到巴黎參加。

大千先生畫展的場地是巴黎最有名的「羅浮宮」，中共代表團全體厚着臉皮去參觀，可是大千先生只在揭幕典禮上露過一次面，其餘時間他向不去場中酬應，中共代表團自然撲了個空。

但他們並不死心，央求「羅浮宮」館長薩爾，安排一次「鴻門宴」，要與張大師同席歡聚一次。薩爾老頭只知道藝術，對政治行情毫不知情，他竟然發了請帖邀大千先生赴宴。大千先生最初祇以為是對他的「謝宴」，但後來却知道客人中有「中共」的代表團，宴會情況原來如此。可是，大千先生決定以赴「鴻門宴」的心情，慷慨從容前去赴宴，他早成竹在胸，決心給中共人員一個「迎頭痛擊」，省得以後再時時處處去給他找麻煩，添困擾。去了以後，才發現中共代表團長其人，原是在上海相識的普通朋友？姓黎？姓倪？大千先生也記不清了，既然見了面，彼此也說了一番客氣的應酬話。那位團長就問大師近況可好？

張大師一開口就是「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和「一身是債」等等話語，來表達他一肚子的憤恨和不滿。

後來那位團長聽說他負債二三十萬美金後，立即想進行「利誘」，說是「人民政府」可以替他還債，只要大師願意回「祖國」去。

大師說從來自己負債自己還，用不着別人管。在敦煌時負債，當年自己的政府要津貼他，他都拒絕，現在更談不上。

對方一聽話愈來愈不投機，索性藉酒向他單刀直入，請問他究竟是站在那一邊的？意即「親共」抑是「反共」？

大師那晚一腔怒火，在乾了一杯葡萄酒後，一拍桌子，正顏厲色地對滿座高聲說道：

「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那一邊，就是在那一邊！」

當時中共代表團全體啞口無言，自然是「不歡而散」。於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位大師的志行氣概，不可言宣。

後來他到瑞士，住在瑞京蘇黎世一家旅館中，中共大使館又反派了一名參事前去拜訪，說是他們的大使要為大師和夫人接風洗塵。大師一面避而不見，一面即從另一道門，匆匆偕夫人出去搭車離開蘇黎士。

在歐洲，接連兩次遇上這種不愉快事情外，也有一樁大師生平的快慰事，那就是同年七月底，在法國坎城和西畫大師畢加索作歷史性的會晤。

畢加索那時正對中國的水墨畫發生濃厚興趣

，和大千先生談起中國人去歐洲學畫的事情。畢加索說，中國自古以來在世界畫壇上的地位應列第一，日本次之，因為日本原是從中國最早學到畫藝。第三應該數非洲，具有天真純樸的美。

兩人談得很起勁，畢加索又把他收藏用來臨摩的齊白石作品，取出來給大千伉儷看。大千先生經過同行的朋友用法語譯解水墨畫的原理和畫法，當場畫了一幅墨水送給畢加索；畢加索也用抽象畫繪製了一幅大千的似顏畫以作紀念。

大千伉儷和畢加索還在園中拍了好幾張照片留作紀念。其中一張最有趣的，就是畢加索收藏的面具，大家戴上拍照，彼此樂不可支。

### 忍痛移居美西卡彌爾

一九六九年，因為巴西政府要承認中共政權，大千先生忍痛離開他多年辛苦營建的「八德園」，移居美國西海距離舊金山南面兩小時汽車車程的觀光小城卡彌爾 CARMEL。是處氣候宜人，年中多如仲春初夏，復以蒼松萬樹，景色幽美。小城郊外即是最有名的「十七哩海岸」——

SEVENTEEN MILE DRIVE——為美國食品業巨頭 DELMONTÉ 公司的私產。環繞半島一週，賞不完的如畫風光，看不盡的奇禽異獸。蒼松翠柏，森羅四佈；其中又間綴着草坪處處，長滿奇花異卉。陸上有翠禽馴鹿，海中有小島，島上有海豹、海鷗河馬等「和平共存」着的動物。

大千先生曾經友人介紹，早就遊覽過這一帶地區，他認為是「人間仙境」。要捨棄「八德園」，喬遷美國，毫不考慮，第一個目標地區就是

卡彌爾。那時期，巴西不但要承認中共政權，而且還要徵收「八德園」那一帶的地區，興建水壩。這一來，大千先生「忍痛」拋棄「八德園」，移居美西，另闢一處「大千世界」，就成為事實了。

最初，他買了一座在美國祇能說是普通的房舍，取了一個「可以居」的雅號，就帶了夫人徐雯波和公子葆羅及愛女心聲，以及葆羅的女兒，最為他所鍾愛的小孫女綿綿，住進了「可以居」。另外還有幾位子女，就暫時留在巴西「八德園」。到了美西，「可以居」其實只能算是他臨時的息脚地，因為卡彌爾雖然彷彿是「人間仙境」，大自然極其可愛，但「可以居」極為狹小。尤其是他們住慣「八德園」，驟然遷進小城小屋，那能習慣？不過，卡彌爾一帶氣候、風景，實在使他太喜愛了，因之屋雖小而仍然「可以」居住得下去。他曾有一首移居卡彌爾的詩道：

「四山俱是百年松，松下新添一翁宮，我與青松原舊識，而今却作主人翁。」

在「可以居」先後住上幾年，他經常出遊亞歐美三大洲中若干國家，心情舒暢，並不以捨棄了多年經營之的「八德園」而心灰意懶。反之，他以其「花甲」後的充沛精力，從事畫作，斷斷續續地在各國展覽，遊歷，訪友，過得甚為悠哉游哉。

出遊期中，他特別懷念「可以居」，有些詩作，正好看出他的心情，如像下面這首在紐約治療眼疾時所作的：

「紐約函詢卡彌爾家人」

可有人來問病翁，可無音問香飛鴻。連宵大月涼如水，掛在門前第幾松？」

在「卡彌爾」寄居的歲月中，有一事使他痛苦，那就是因糖尿病而引起的眼疾。訪求名醫診治，美國、德國、日本，有名的眼科專家權威，差不多都求遍了，不但沒有治癒，反而在美國給一位眼科名醫，治壞了他的右眼，讓他心情生活，為之痛苦不堪。

治療眼疾期中，大千先生曾試用過軟片隱形眼鏡，他自己也覺得很新奇有趣，曾經做過四首絕句自遣，詩題是

「初試軟片隱形眼鏡戲賦四絕句」

其一

莫笑趨時效隱形，隱形我亦效流型。從今藜杖須拋却，來看先生老復丁。

(老復丁出漢史游急就篇)

其二

少日看花意氣粗，老來昏翳但唏噓。天公畢竟深憐我，起我重窺未見書。

其三

落筆輕靈忽已便，纍纍珠玉見勾圓。從今飽啖休言貴，略費先生賣畫錢。

其四

花枝霧裏看來好，霧散花枝別有情。不負傳家京兆筆，春山畫出雨初晴。」

卡彌爾訪大千居士

十二年前，筆者曾有再度遊美之行，當然要去「可以居」拜候我這位老鄉長。從東京出發前，我寫了一首小詩，寄呈給大千先生道：

「赴美有期簡呈大千鄉丈暨滯美諸友  
天外彩雲冉冉開，扶桑雪瑞又春回。  
歡心早渡重洋去，看罷梅花人便來。」

春夏之交，我到了瀾別二十四年的美國，從東京去，第一站當然是舊金山。那次遠遊，是由「中華航空公司」招待，只送東京舊金山來回機票乙張，邀約我們駐日新聞特派員十二人前往。除了來回機票以外，其他一切自理。十二人中，我和「中央通訊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兄是到過美國的，另外十位是初次赴美，他們排定日程，結隊而往，我和李嘉兄分別自去遊歷。

一抵舊金山後，即為瀾別二十四年的老友們——包括「政校」學友凌遇選、吳坤淦、王天循和同業極老友李誠三諸兄等，親在機場迎接，彼此歡忻萬狀。當即由王天循兄駕車去他的花園住宅休息。天循兄留美二十多年，以善於經營致富，但在富裕生活中仍不忘攻讀，中西學養湛深，令人不勝敬佩。

我在舊金山和老友們瀾別重逢三日後，即由天循兄偕其嫂夫人及其愛子南下卡彌爾，去「可以居」拜候大千先生。

在日本出發前，也就是寄呈前面那首詩給他後，曾奉到他在眼疾嚴重中，還親筆回我的一封信：

「怒人吾兄足下  
大示拜悉下月

文旆蒞臨至為欣慰到時乞先請天循兄機場照料並請陪送可以居緣小兒葆蘿去巴西無人駕車也謹當掃榻以待……眼花腕木殊不成字幸宥不恭二月二十二日弟爰頓首」

這封大函，是大千先生寫給我的十幾封信中，字跡最潦草，用墨濃淡最不均的一封信。可見他那時期眼疾的嚴重，但他還是自己動筆寫，也可以看出他老先生為人對朋友的親切到處。

天下事真巧，天循兄不但是我在「政校」時的同班同學，而且還是大千先生在美西最親密的友人。他唯一的公子，又拜寄給大千先生作為「乾兒」，因此他們二人互以「親家」稱呼，弄得許多人都「不解」，不知他們二人從何「親家」起來，也是「人際關係」中的「奇緣異趣」。

由天循兄駕車南下，二小時後初履「卡彌爾」，果然令我也「一見鍾情」，萬分欣賞。

從小城郊區的松林中，到了「可以居」，與大千先生暨他的夫人公子等久別重逢，極為歡忻。天循兄嫂在晚餐後過返他們在舊金山北面一小時車程的「快樂谷——HAPPY VALLEY」。當晚我並沒住在「可以居」，因為從巴西又來了家人，「居」內有人滿之患，為他招待住在市內一間旅舍。「卡彌爾」是觀光小城，所有旅舍，不准建築三樓，一般都是兩層。外表簡樸，但室內設備却極其考究舒適。

我住了一個禮拜，碰上大千先生正在為「問舍」忙，因為「可以居」實在太小，不要說別的

，祇就那間客廳帶畫室的房子看，約合坪數不過十坪。經常有友好和慕名而去的中外友人拜訪。大千先生幾乎無暇，也無「餘地」可作大畫，因為那張放在房中的畫枱實在是小之又小了。

### 籌辦「四十年回顧展」

拜訪「可以居」的頭一個禮拜，每天由大千先生的公子葆羅駕車出去，在卡彌爾和舊金山一帶找房子，順便出遊，觀山玩景，訪友賞花。同時，另有一項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到朋友家中時，順便看看他所送給友好的畫作。看中了，就叫葆羅登記了下來，作為第二年舊金山「地昂博物館」為他隆重舉辦的「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的展品。

那一帶中國友好居住的甚多，可以說每一位好友家中至少有一幅大千先生的畫，有的擁有贈品或收購的幾張甚至十張以上。

回憶最深的一次是：

某天，正遇上春夏之交的美景良辰，留美畫家侯北人夫婦約好大千賢伉儷去看二三處房子，並去附近欣賞一家美藉日人所經營的花園，園中有千株以上的牡丹和十幾株異種海棠，大千先生還沒有出發，已經靈感飛來，先就作了兩首牡丹詩：

六十年歲辛亥北人招予與恕人金山  
看牡丹先賦二絕

「白玉欄干圍鼠姑 看花曾憶故都無  
避兵遼海歸無計 虛嘆人間紫奪朱」  
「白頭招作探春游 金粉金陵總是愁

想到姚黃便凜絕 可憐王氣黯然收」

從這兩首詩中，看出他一面欣喜無限，一面却因賞牡丹而懷念起故國，北平、南京，可恨都給共產黨竊據了。後來大千先生曾把賞牡丹花六首七絕寫在一個日本製的「手捲」上，詩前特別畫了一枝「歐碧」牡丹，是神來之筆，應列入大千先生「小品」中的「極品」。

大千先生對第二首七絕詩特別滿意，同時也令人讀去，不禁低徊再三，嘆惋無盡。

當天先在侯北人畫家的府上午餐，餐後再去遊賞附近的牡丹園，進得園去，縱目一看，好一片綺麗風光，不但千株上下的牡丹或怒放或含苞，尤其是那十幾株海棠，並肩而立，正當怒放，形成一道「錦屏」，煞是動人，也是生平所初見。

另一次快遊，是我初到後，由大千先生賢伉儷帶我去遊「十七哩海岸」，葆羅公子駕車，綿綿小孫女那時才五六歲，緊緊依靠在最疼愛她的爺爺的身邊。

半島海岸美得難以形容，我為大千先生他們拍了兩捲彩色照片。單獨拍大師的，至少有十張之多。他最愛被人拍照，而且非常「合作」，請他或坐或立，或倚樹，或扶花木，他無不欣然照辦。

在海邊上為他連拍幾張不同姿勢的單獨照片時，他笑着說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話：

「我曉得了，你要把我當『模特兒』。」  
一禮拜後，我急忙飛華盛頓，去賞正是「櫻花節」選美的熱鬧風光。我去趕節，另有其特殊

原因。爲了二十四年前，初履美京，恰逢「櫻花節」選美，所以急於要重遊舊地，重溫舊夢。飛到東岸，又有說不盡的歡欣鼓舞，訪舊友，遊舊地，暢遊了二十天之後，遵照大千先生的盛情美意，再訪「可以居」。第二次去，可就熱鬧了，原來爲了籌備「四十年回顧展」，從國內去了他的情同手足的宗弟目寒先生，和攝影大師鄧靜山先生。

目寒先生主要是爲「回顧展」帶去幾十件大千先生的墨寶，收藏名作的友好，除了他自己以外，有張岳公、張漢卿（學良）、王新衡諸位先生。我也因此「先睹爲快」，大家一齊展畫欣賞，快慰無已。

依照我的行程，一禮拜後，要經夏威夷回到東京，大千先生盛情可感，幾天前，也就是張目寒、鄧靜山兩先生尚未到「可以居」時，張府特別爲我治盛宴一以接風，一以送行。大師特別對我感動地說道：

「你二十四年不到美國，太『稀客』了，我太太五六年不下廚，這次特別爲你親手做一桌『大風堂』的家常菜。我家規平常不招待酒，今天準備了兩瓶啤酒，請你當『JUICE』喝。」  
盛宴的那天，名饈菜譜，連帶請柬，照鈔如下，以誌「飯不忘」的情誼。

「六十年歲辛亥四月十五日  
恕人鄉兄自華府重來可以居命家人治具驪宴  
並邀正言兄慶舜兄伉儷天循親家親家母作陪  
相邀  
干燒鮑翅

香糟蒸鴨  
葱燒烏參  
成都獅子頭

鷄油蘆筍  
茶腿晚菘  
豆泥椒飯

西瓜盅

這一桌精美無比的「大風堂」盛筵，由大千先生夫人徐雯波女士「洗手作羹湯」，是我生平的幸福，也是我第一次嚐到的美味佳餚，一生難忘！

辭別「可以居」的頭一天，我在逆旅枕上做了一首小詩呈大千先生道：

「卡彌爾訪大千」

傍海修林不計年 雙松護屋勢參天

可居信有仙人在 揮灑丹青萬古傳

大千先生聽我朗誦時，連說「好詩好詩，不敢當不敢當。」

他還要我寫了下來，叫公子葆羅取過一張長約三尺，寬一尺半的宣紙，逼着當面揮毫，我「却之不恭」，一時興起，用我不中規矩的行草，寫了出來，還「受之有愧」地被他謔賞為「有米襄陽風」。

第二天清晨，從舊金山來了老學友吳坤淦博士和學長凌遇選大兄，由吳駕車來接我同遊洛杉磯，當晚先去欣賞「好萊塢」中國籍名影星盧燕小姐為募集慈善基金而盛大公演的國劇「鴻鸞禧」。

(三) 大千一家人傑畫

編輯報告

編者

△名記者陳嘉驥先生的「陳誠與瀋陽會戰」是一篇最客觀，最真實，不加任何渲染的當年戰地採訪實回憶，極具史料價值。

△滕傑教授的「六年準備八年抗戰」，明白指出沒有六年的戰爭準備，就沒有八年抗戰的實行，完整的抗日戰爭計劃，便是由準備與實行之兩部份的計劃結構而成，研究抗日戰史，不僅要研究八年戰爭的經過，尤其要研究六年準備的歷史文獻，否則便不能真正瞭解抗日之戰的歷史真相。

△老教育家、監察委員張國柱先生的「拳亂災情記聞」寫他幼年親見親聞故鄉父老口述庚子拳亂受災情況，生動翔實，是一篇彌足珍貴的信史，值得細讀。

△「回憶民航空運隊」是旅美學人陳廣沅教授「壯遊八十年」中的一章，未曾在中外雜誌發表，本誌近應讀者之請特為刊載以供讀者參閱，「壯遊八十年」尚有少數存書，每冊售價臺幣三五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歡迎郵購。（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名作家于凌波先生的「中州豪俠張鈞」，對革命元勳張鈞一生對國家民族的貢獻，有提要鉤玄的敘述，是一篇當代人物的傳記佳構，全文將分三期刊完，敬請讀者注意。

△前四川省合作事業管理處長，臺灣農會會員講習所教育長赴非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袁守成先生的大作「抗戰初期烽火行」，憶寫抗戰初期廣州、長沙、武漢、南京、桂林、柳州各地戰時景象、人物、遊記、掌故，兼而有之，袁先生的大筆，信手拈來，冷於一爐，絲絲入扣。全文曾在「時代文摘」三十三期刊出，該期「時代文摘」已無存書，特由本誌重刊以供讀者參閱，並此向袁先生及「時代文摘」致謝。